

资治通鉴精华

百·科·国·学·坊

线装典藏

第三卷

◎《百科国学坊》编委会 编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百科国学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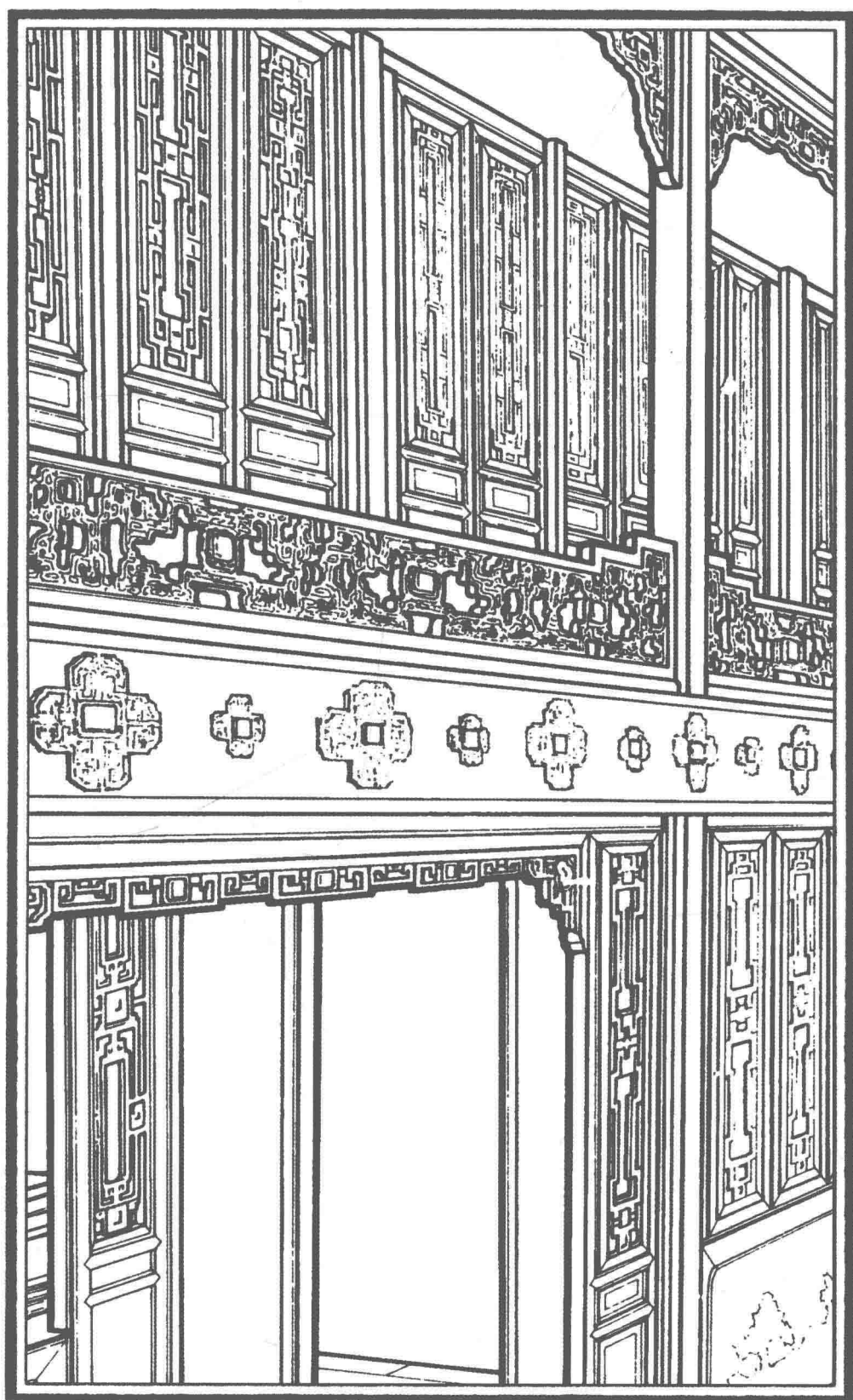
第三卷

资治通鉴精华

《百科国学坊》编委会 编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唐纪一

玄武门之变

上之起兵晋阳也，皆秦王世民之谋，上谓世民曰：『若事成，则天下皆汝所致，当以汝为太子。』世民拜且辞。及为唐王，将佐亦请以世民为世子，上将立之，世民固辞而止。太子建成，性宽简，喜酒色游畋，齐王元吉，多过失，皆无宠于上。世民功名日盛，上常有意以代建成，建成内不自安，乃与元吉协谋，共倾世民，各引树党友。

上晚年多内宠，小王且二十人，其母竞交结诸长子以自固。建成与元吉曲意事诸妃嫔，谄谀赂遗，无所不至，以求媚于上。或言蒸于张婕妤、尹德妃，宫禁深秘，莫能明也。是时，东宫、诸王公、妃主之家及后宫亲戚横长安中，恣为非法，有司不敢诘。世民居承乾殿，元吉居武德殿后院，与上台^①、东宫昼夜通行，无复禁限。太子、二王出入上台，皆乘马，携弓刀杂物，相遇如家人礼。太子令、秦齐王教与诏敕并行，有

司莫知所从，唯据得之先后为定。世民独不奉事诸妃嫔，诸妃嫔争誉建成、元吉而短世民。

世民平洛阳，上使贵妃^②等数人诣洛阳选阅隋宫人及收府库珍物。贵妃等私从世民求宝货及为亲属求官，世民曰：『宝货皆已籍奏，官当授贤才有功者。』皆不许，由是益怨。世民以淮安王神通有功，给田数十顷。张婕妤之父因婕妤求之于上，上手敕赐之，神通以教给在先，不与。

婕妤诉于上曰：『敕赐妾父田，秦王夺之以与神通。』上遂发怒，责世民曰：『我手敕不如汝教邪！』他日，谓左仆射裴寂曰：『此儿久典兵在外，为书生所教，非复昔日也。』尹德妃父阿鼠骄横，秦王府属杜如晦过其门，阿鼠家童数人曳如晦坠马，殴之，折一指，曰：『汝何人，敢过我门而不下马！』阿鼠恐世民诉于上，先使德妃奏云：『秦王左右陵暴妾家。』上复怒责世民曰：『我妃嫔家犹为汝左右所陵，况小民乎！』世民深自辩析，上终不信。

世民每侍宴宫中，对诸妃嫔，思太穆皇后^③早终，不得见上有天下，或歔歔流涕，上顾之不

乐。诸妃嫔因密共譖世民曰：『海内幸无事，陛下春秋高，唯宜相娱乐，而秦王每次独涕泣，正是憎疾妾等，陛下万岁后，妾母子必不为秦王所容，无子遗矣！』因相与泣，且曰：『皇太子仁孝，陛下以妾母子属之，必能保全。』上为之怆然。由是无易太子意，待世民浸疏，而建成、元吉日亲矣。

注释①上台：皇上住的地方。②贵妃：妃子中的一种。③太穆皇后：窦皇后。

译文唐高祖在晋阳起兵时，凡事都听儿子李世民的，高祖对李世民说：『这事儿要是成了，天下就是你带来的，我就立你做太子。』李世民拜谢并推辞。待到高祖成为唐王，将领们也请求以李世民为世子，高祖准备立他，李世民坚决推辞才作罢。太子李建成生性懒惰嗜酒贪杯，而且好色爱打猎；齐王李元吉小错不断，高祖不喜欢他。李世民功勋名望日增，高祖常常有意让他取代李建成成为太子，李建成心中不安，于是与李元吉共同谋划，一起排挤李世民，他们私下勾结，树立党羽。

高祖晚年有很多嫔妃，这些嫔妃为他生了二十多个孩子，他们的母亲都靠结交年长的王子来巩固地位。李建成和李元吉都曲意侍奉各位妃嫔，奉承献媚、贿赂、馈赠，无所不用，以求得皇上的宠爱。也有人说他们与张婕妤、尹德妃私通，官禁幽深神秘，此事无从证实。当时太子东宫各王公贵族还有嫔妃家属都在长安霸道横行，干了好多坏事，有关部门也不追究。李世民住在承乾殿，李元吉住在武德殿后院，他们的住处与皇帝寝宫、太子东宫之间日夜通行，不再有所限制。太子与秦、齐二王出入皇帝寝宫，均乘马、携带刀弓杂物，彼此相遇只按家人行礼。太子所下达的令，秦、齐二王所下达的教和皇帝的诏敕并行，有关部门不知所从，只有按照收到的先后为准。只有李世民和他们划清界限，于是这些妃子们都愿意让李建成成为太子，所以争相诋毁秦王。

李世民平定洛阳以后，高祖让贵妃们挑选隋宫里那些珠宝。贵妃们私下找李世民要宝贝，为亲戚求官。李世民说：『宝贝都得上交，赏给

有功之臣。』没有答应她们的任何要求，因此妃

嫔们更加恨他。李世民因为淮安王李神通有功，

拨给他几十顷田地。张婕妤的父亲通过张婕妤向

高祖请求要这些田，高祖手写敕令将这些田赐给

他，李神通因为秦王的赐予在先，不让田。张婕

妤跟高祖告状说：『皇上本来赐给我们的土地，

又让秦王夺走给了神通。』高祖因此发怒，责备

李世民说：『难道我的手敕不如你的许诺吗？』

过了些天，高祖对左仆射裴寂说：『这孩子长期

在外掌握军队，受书生们教唆，已经不再是原来

的那个儿子了。』尹德妃的父亲尹阿鼠蛮横不讲

理，秦王府的官员杜如晦经过他的门前，尹阿鼠

几名家奴把他拉下马，狠狠打了一顿，还弄断了

一根手指头，说：『你是谁，竟然到我门前不下

马？』尹阿鼠怕李世民告诉皇上，先让尹德妃对

皇上说：『秦王的亲信欺侮我家人。』高祖又

责怪李世民：『我嫔妃都受你欺负，何况老百姓？』

李世民反复辩解，高祖就是不信。

李世民每次在官里伺候高祖宴会，对着诸位

嫔妃，想起他母亲死得早，没能看见高祖拥有天

下，就叹气流泪。高祖很不高兴。各位妃嫔趁机

暗中一同诋毁李世民道：『天下幸好平安无事，

陛下年寿已高，只适合娱乐，而秦王总是一个

流泪，这实际上是憎恨我们，陛下作古后，我们

母子必定不为秦王所容，会被杀得一个不留！』

因此互相对着哭，并说：『皇太子孝顺，陛下把

我们托付给太子，一定能保全。』高祖也为此很

伤心。从此高祖打消改立太子念头，对李世民疏

远，对李建成、李元吉倒是非常信任。

秦王世民既与太子建成、齐王元吉有隙。建

成夜召世民，饮酒而鸩之，世民暴心痛，吐血数

升，淮安王神通扶之还西宫^①。

上幸西宫，问世民疾，敕建成曰：『秦王

素不能饮，自今无得复夜饮。』因谓世民曰：

『首建大谋，削平海内，皆汝之功。吾欲立汝为

嗣，汝固辞；且建成年长，为嗣日久，吾不忍夺

也。观汝兄弟似不相容，同处京邑，必有纷竞，

当遣汝还行台，居洛阳，自陕以东皆主之。仍命

汝建天子旌旗，如汉梁孝王故事。』世民涕泣，

辞以不欲远离膝下，上曰：『天下一家，东、西两都，道路甚远，吾思汝即往，毋烦悲也。』将行，建成、元吉相与谋曰：『秦王若至洛阳，有土地甲兵，不可复制，不如留之长安，则一匹夫耳，取之易矣。』乃密令数人上封事，言『秦王左右闻往洛阳，无不喜跃，观其志趣，恐不复来』。又遣近幸之臣以利害说上，上意遂移，事复中止。

建成、元吉与后宫日夜譖诉世民于上，上信之，将罪世民。陈叔达谏曰：『秦王有大功于天下，不可黜也。且性刚烈，若加挫抑，恐不胜忧愤，或有不测之疾，陛下悔之何及！』上乃止。元吉密请杀秦王，上曰：『彼有定天下之功，罪状未著，何以为辞？』元吉曰：『秦王初平东都，顾望不还，散钱帛以树私恩，又违敕命，非反而何！但应速杀，何患无辞！』上不应。

注释 ①西宫：承乾殿。

译文 李世民和李建成、李元吉渐渐有了嫌隙。有一天晚上，李建成把弟弟李世民找来喝酒，要毒死他。酒后，李世民突然心痛，吐了几升，淮安

王李神通搀扶他回到西宫。

高祖到西宫探望李世民，和李建成说：『你弟弟平时就没酒量，从今天起，你不能再找他喝酒了！』高祖因而对李世民说：『第一个提出反隋的谋略，消灭平定国内的敌人，这都是你的功劳。我打算将你立为继承人，你却坚决推辞掉了。而且，建成年纪最大，作为继承人，为时已久，我也不忍心削去他的权力啊。我看你们俩也难以相容，你们都住京城，以后早晚得打起来，我派你去行台，以后你就待在洛阳，陕西东边让你主持。我还要让你设置天子的旌旗，一如汉梁孝王开创的先例。』李世民哭泣着，以不愿意远离高祖膝下为理由，表示推辞。高祖说：『天下都是一家。东都和西都两地，路程很近，只要我想念你，便可动身前去，你不用烦恼悲伤。』李世民准备出发，那哥俩商量道：『他要是去了洛阳，有了土地军队，那还得了？要是在长安，不过是一介匹夫，量他也没什么能耐了。』于是，他们暗中让好几个人以密封的奏章上奏皇帝，声称：『秦王身边的人得知秦王前往洛阳的消息

以后，无不欢喜雀跃。察看李世民的意向，恐怕他不会再回来了。』他们还让高祖的宠臣拿这件事和高祖商量，于是高祖又改变主意，这事就中途搁置了。

李建成、李元吉和后官的嫔妃整天诬陷李世民，高祖也相信，打算惩罚李世民。陈叔达进谏说：『秦王为全国立下了巨大的功劳，是不能够废黜的。况且，他性情刚烈，倘若加以折辱贬斥，恐怕经受不住内心的忧伤愤郁，一旦染上难以测知的疾病，陛下后悔还来得及吗？』于是，高祖就没处罚他。李元吉想暗中把他哥哥杀了，高祖说：『他平定天下立了大功，犯的过错又不明显，拿什么当借口？』李元吉说：『秦王刚刚平定东都洛阳的时候，观望形势，不肯返回，散发钱财布帛，以便树立个人的恩德，又违背陛下的命令，不是造反，又是什么？只应该赶紧将他杀掉，何必担心找不到借口！』高祖没吱声。

秦府僚属皆忧惧不知所出。行台考功郎中^①房玄龄谓比部郎中长沙无忌曰：『今嫌隙已成，一

旦祸机窃发，岂唯府朝^②涂地，乃实社稷之忧，莫若劝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国。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正在今日！』无忌曰：『吾怀此久矣，不敢发口。今吾子所言，正合吾心，谨当白之。』乃入言世民。世民召玄龄谋之，玄龄曰：『大王功盖天地，当承大业！今日忧危，乃天赞也，愿大王勿疑。』乃与府属杜如晦共劝世民诛建成、元吉。

建成、元吉以秦府多骁将，欲诱之使为己用，密以金银器一车赠左二副护军尉迟敬德，并以书招之。敬德以告世民，世民曰：『公心如山岳，虽积金至斗^③，知公不移。相遗但受，何所嫌也！且得以知其阴计，岂非良策！不然，祸将及公。』元吉乃潜敬德于上，下诏狱讯治，将杀之，世民固请，得免。又以金帛诱右二护军段志玄，志玄不从。建成谓元吉曰：『秦府智略之士，可惮者独房玄龄、杜如晦耳。』皆潜之于上而逐之。世民腹心唯长沙无忌尚在府中，与其舅雍州治中高士廉、右候车骑将军三水侯君集及尉迟敬德等，日夜劝世民诛建成、元吉，世民犹豫

未决。

会突厥郁射设将数万骑屯河南，入塞，围乌城，建成荐元吉代世民督诸军北征，上从之，命元吉督右武卫大将军李艺、天纪将军张瑾等救乌城。元吉请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及秦府右三统军秦叔宝等与之偕行，简阅秦王帐下精锐之士以益元吉军。率更丞王晔密告世民曰：『太子语齐王：「今汝得秦王骁将精兵，拥数万之众，吾与秦王饯汝于昆明池，使壮士拉杀之于幕下，奏云暴卒，主上宜无不信。吾当使人进说，令授吾国事。敬德等既入汝手，宜悉坑之，孰敢不服！」』世民以晔言告长孙无忌等，无忌等劝世民先事图之。世民叹曰：『骨肉相残，古今大恶。吾诚知祸在朝夕，欲俟其发，然后以义讨之，不可乎！』敬德曰：『人情谁不爱其死！今众人以死奉王，乃天授也。祸机垂发，而王犹晏然不以为忧，大王纵自轻，如宗庙社稷何！大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将甯身草泽，不能留居大王左右，交手受戮也！』

世民命卜之，幕僚张公谨自外来，取龟投

地，曰：『卜以决疑；今事在不疑，尚何卜乎！卜而不吉，庸得已乎！』于是定计。

注 ①考功郎中：一种掌管官吏考课的官职。②

府朝：府廷。③斗：北斗。

译文 秦王府的官员们人人自危，不知该如何是好。行台考功郎中房玄龄对比部郎中长孙无忌说：『现在仇怨已经结下了，一旦祸起，岂止是秦王府将不可收拾，那将是国家安定的问题。不如劝说秦王采取周公平定管叔与蔡叔的行动，以便安定皇室与国家。存亡的枢机，形势的危急，就在今天！』长孙无忌说：『我有这一想法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只是不敢讲出口来。现在你说这话正合我意，请让我告诉秦王。』于是，长孙无忌进去告诉了李世民。李世民传召房玄龄计议此事，房玄龄说：『大王的功劳足以遮盖天地，应当继承皇帝的伟大勋业。现在大王心怀忧虑戒惧，正是上天在帮助大王啊。希望大王不要疑惑不定了。』于是，房玄龄与秦王府属杜如晦一块儿劝秦王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

秦王府有许多骁勇善战的将领，李建成和李

元吉很早就想把这些入挖过来，但一直没成功。他们曾给尉迟敬德送了一车金子，另附一封书信。尉迟敬德将此事告诉了李世民，李世民说：

『您的心就像山岳那样坚实牢靠，即使他赠送给您的金子堆积得顶住了北斗星，我知道您的心还是不会动摇的。他给您什么，您就接受什么，这有什么可疑的。况且这样一来，久而久之，我们就知道他们的阴谋了，否则，祸事就将降临到您的头上了。』李元吉向高祖诬陷尉迟敬德，敬德被关进奉诏命特设的监狱里审问处治，准备将他杀掉，由于李世民再三请求保全他的生命，这才得以不死。李元吉又用金银布帛引诱右二护军段志玄，段志玄不肯从命。李建成对李元吉说：『秦王府里有智谋的就是房玄龄和杜如晦。』他俩便向高祖诬陷他们。

李世民的亲信到最后只有长孙无忌还在府上，无忌和舅舅雍州治中高士廉、右候车骑将军三水人侯君集及尉迟敬德等，日夜劝说李世民诛杀李建成、李元吉，李世民犹豫不决。

等到突厥郁射设领兵数万到了黄河以南，

包围了乌城，李建成就推荐李元吉替李世民征讨突厥。高祖听从了他的建议，命令李元吉督率右武卫大将军李艺、天纪将军张瑾等人前去援救乌城。李元吉请求让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以及秦王府右三统军秦叔宝等人与自己一同前往，检阅并挑选秦王军中精悍勇锐的将士，来增强李元吉的军队。率更丞王晳秘密告诉李世民：

『太子跟齐王说：『现在你已经接管了李世民的兵马了。我到时和他一起到昆明为你饯行，你就让甲士埋伏在他帐中，杀了他，我上奏就说李世民暴病而死，皇上不会不信的。我自当让人进言申说，使皇上将国家事务交给我。尉迟敬德等人被你掌握以后，应该将他们悉数活埋，有谁敢不服呢！』』李世民将王晳的话告诉了长孙无忌等人，长孙无忌等人劝说李世民在事发以前设法对付他们。李世民叹息着说：『骨肉相互残杀，是古往今来的大丑事。我当然知道大祸将至，只是我想等大祸发生，再讨伐他们，这不也可以么。』尉迟敬德说：『作为人之常情，有谁能够舍得死去？现在大家誓死拥戴大王，这是上天所

授。祸患就要发动，大王却仍旧态度安然，不为此事担忧。即使大王把自己看得很轻，又怎么对得起宗庙社稷呢？如果大王不肯采纳我的计策，我也只好独自逃命。我是不能陪您，沦为案中肉糜了。』

李世民命人卜卦，正好秦王幕府僚属张公谨从外面进来，把龟甲扔在地上说：『占卜是为了决断难决之事，现在这事有什么可难决的！要是卜卦不吉，也不行动吗？』于是定下大计。

（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己未，太白复经天。傅奕密奏：『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上以其状授世民。于是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乱后宫，且曰：『臣于兄弟无丝毫负，今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仇。臣今枉死，永违君亲，魂归地下，实耻见诸贼！』上省之，愕然，报曰：『明当鞠问，汝宜早参。』

庚申，世民帅长孙无忌等人，伏兵于玄武门^①。建成、元吉至临湖殿，觉变，即跋马^②东归官府。世民从而呼之，元吉张弓射世民，再三

不彀，世民射建成，杀之。尉迟敬德将七十骑继至，左右射元吉坠马。世民马逸入林下，为木枝所挂，坠不能起。元吉遽至，夺弓将扼之，敬德跃马叱之。元吉步欲趣武德殿，敬德追射，杀之。翊卫车骑将军冯翊冯立闻建成死，叹曰：『岂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难乎！』乃与副护军薛万彻、屈咥直府左车骑万年谢叔方帅东宫、齐府精兵二千驰趣玄武门。守门兵与万彻等力战良久，万彻鼓噪欲攻秦府，将士大惧，尉迟敬德持建成、元吉首示之，官府兵遂溃。万彻与数十骑亡入终南山。

上方泛舟海池，世民使尉迟敬德入宿卫，敬德擐甲持矛，直至上所。上大惊，问曰：『今日乱者谁邪？卿来此何为？』对曰：『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上谓裴寂等曰：『不图今日乃见此事，当如之何？』萧瑀、陈叔达曰：『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盖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委之国事，无复事

矣！』上曰：『善！此吾之夙心也。』时宿卫及秦府兵与二宫左右战犹未已，敬德请降手敕，令诸军并受秦王处分，上从之。天策府司马宇文士及自东上阁门出宣敕，众然后定。上又使黄门侍郎裴矩至东宫晓谕诸将卒，皆罢散。上乃召世民，抚之曰：『近日以来，几有投杼之惑。』世民跪而吮上乳，号恸久之。

建成子安陆王承道、河东王承德、武安王承训、汝南王承明、巨鹿王承义，元吉子梁郡王承业、渔阳王承鸾、普安王承奖、江夏王承裕、义阳王承度皆坐诛，乃绝属籍。

注释①玄武门：北门。②跋马：使马往回走。

译文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六二六年）六月己未（初二），金星再次在大白天出现在正南方午位。傅奕秘密上奏说：『金星出现在秦地的分野上，这是秦王拥有天下的征兆。』高祖将傅奕的密状交给了李世民。此时，李世民暗中奏陈李建成与李元吉淫乱后宫嫔妃，而且说：『我丝毫也没有对不起哥哥与弟弟的地方，现在他们却打算杀死我，似乎是要为王世充和窦建德报仇。如

今我含冤而死，永远离开父皇，魂魄回到地下，如果见到王世充等人，实在感到羞耻！』高祖望着李世民，惊讶不已，回答说：『明天就审问此事，你最好及早前来朝参。』庚申（初四），李世民带着长孙无忌入朝，把士兵埋伏在玄武门外，李建成、李元吉来临湖殿时，忽然感觉有变，于是立刻掉转马头，准备回府。李世民跟在后面招呼他们，李元吉拉开弓射李世民，一连两三次，都没有将弓拉满，李世民箭射李建成，却将他射死了。尉迟敬德带领骑兵七十人相继赶到，他身边的将士将李元吉射下马来。李世民的坐骑奔入树林，被树枝挂住，倒在地上，不能起来。李元吉迅速赶到，夺过弓来，准备掐死李世民，尉迟敬德跃马奔来大声呵斥他。李元吉打算步行前往武德殿，尉迟敬德追着射他，将他射死了。翊卫车骑将军冯翊人冯立得一听李建成死了，叹道：『难道人家活着就蒙受厚恩，死了就逃避灾祸？』于是，他与副护军薛万彻、屈咥直府左车骑万年谢叔方率领东宫和齐王府的精锐兵马两千人，急驰玄武门。把守玄武门的士兵与薛

万彻等人奋力交战，持续了很长时间，薛万彻擂着鼓，呼喊着，准备进攻秦王府，将士们大为恐惧。这时，尉迟敬德提着那个家伙的头，给薛万彻等看，东官和齐王府人马溃散，薛万彻逃进终南山去了。

高祖正在海池划船。李世民让尉迟敬德入宫担任警卫，尉迟敬德身披铠甲手持长矛就来到高祖面前。高祖吓了一跳，就说：『谁在作乱？你怎么到这来了？』尉迟敬德回答说：『由于太子和齐王作乱，秦王起兵诛杀了他们。秦王担心惊动陛下，便派我担任警卫。』高祖对裴寂等人说：『今天怎会出现这种事，你们说应该怎么办？』萧瑀和陈叔达说：『李建成与李元吉原来就没有参与举义反隋的谋议，又没有为天下立下功劳。他们嫉妒秦王功勋大、威望高，便一起策划邪恶的阴谋。现在，秦王已经声讨并诛杀了他们，秦王的功绩布满天下，我国疆域以内的人们都诚心归向于他。如果陛下能够决定立他为太子，将国家政务交托给他，就不会再发生事端了。』高祖说：『对！这也是我的心愿啊。』当

时，宿卫军和秦王府的兵马与东官和齐王府的亲信交战还没有停止，尉迟敬德请求高祖颁布亲笔敕令，命令各军一律接受秦王的处置，高祖听从了他的建议。天策府司马宇文士及由东上阁门出来宣布敕令，大家便安定下来。高祖又让黄门侍郎裴矩前往东官开导各个将士，将士们便都弃职散开。于是，高祖召见李世民抚慰道：『这些日子以来我险些听信谗言把你杀了啊。』李世民给父亲跪下，扑在他胸前痛哭。

李建成的儿子安陆王李承道、河东王李承德、武安王李承训、济南王李承明、巨鹿王李承义，李元吉的儿子梁郡王李承业、渔阳王李承鸾、普安王李承奖、江夏王李承裕、义阳王李承度等皆被斩首，在宗室册上除名。

唐纪二

一代女皇

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顺上意，故上排群议而立之；及得志，专作威福，上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上不胜其忿。

（高宗麟德元年）有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尝为厌胜之术，宦者王伏胜发之。上大怒，密召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上官仪议之。仪因言：『皇后专恣，海内所不与，请废之。』上意亦以为然，即命仪草诏。

左右奔告于后，后遽诣上自诉。诏草犹在上所，上羞缩不忍，复待之如初；犹恐后怨怒，因给之曰：『我初无此心，皆上官仪教我。』仪先为陈王谏议，与王伏胜事故太子忠，后于是使许敬宗诬奏仪、伏胜与忠谋大逆。十二月，丙戌，仪下狱，与其子庭芝、王伏胜皆死，籍没其家。戊子，赐忠死于流所。右相刘祥道坐与仪善，罢政事，为司礼太常伯^①，左肃机^②郑钦泰等朝士流贬者甚众，皆坐与仪交通故也。

自是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

注释 ①司礼太常伯：礼部尚书。②左肃机：尚书左丞。

译文 当初，武则天忍辱负重，顺从高宗，所以高宗谁的话也不听，立她做皇后。等到她得志之后，恃势专权，唐高宗想有所作为，常为她所牵制，唐高宗非常愤怒。

唐高宗麟德元年（公元六六四年），有个道士叫敦行真，出入官中，教人用诅咒害人，太监王伏胜把这事告诉了高宗。唐高宗大怒，秘密召来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上官仪商议。上官仪于是进言说：『皇后专权自恣，天下人都不说好话，请废黜她。』唐高宗也觉得该这么办，就派人起草诏书。

皇帝周围人都去通知武后，于是她赶忙跑到高宗这里。当时废黜的文书还在撰写呢，他一看见武后，又心软了，于是就对她说道：『我本来也没这么想，都是那个上官仪跟我说的。』上

官仪原先任陈王谔议，与王伏胜都曾事奉已被废黜的太子李忠，武后于是便指使许敬宗诬奏上官

仪、王伏胜与李忠阴谋背叛朝廷。十二月，丙戌

(十三日)，上官仪被捕入狱，他儿子上官庭芝

还有王伏胜都被抄家处死。戊子(十五日)，赐

李忠自尽于流放处所。右相刘祥道与上官仪有旧

交，被免去相位，降职司礼太常伯，左肃机郑钦

泰等官员好多都被流放贬谪，他们都是上官仪旧

交。

这以后，唐高宗再临朝，武后都在旁边听

着，国家的事无论大小她都得插手。天下大权，

全归于武后，官员升降生杀，取决于她一句话，

皇帝只是无所事事的清闲人而已，朝廷内外称他

『二圣』。

(高宗上元二年)上苦风眩甚，议使天后

摄知国政。中书侍郎同三品郝处俊曰：『天子理

外，后理内，天之道也。昔魏文著令，虽有幼

主，不许皇后临朝，所以杜祸乱之萌也。陛下

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传之子孙而委之天

后乎！』中书侍郎昌乐李义琰曰：『处俊之言至忠，陛下宜听之！』上乃止。

太子弘仁孝谦谨，上甚爱之，礼接士大夫，

中外属心。天后方逞其志，太子奏请，数违旨，

由是失爱于天后。义阳、宣城二公主，萧淑妃之

女也，坐母得罪，幽于掖庭，年逾三十不嫁。太

子见之惊恻，遽奏请出降，上许之。天后怒，即

日以公主配当上翊卫权毅、王遂古。己亥，太子

薨于合璧宫，时人以为天后鸩之也。

(高宗弘道元年)十一月，丁巳，改元，

赦天下。是夜，上崩于贞观殿。遗诏太子柩前即

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庚申，

裴炎奏太子未即位，未应宣敕，有要速处分，望

宣天后令于中书、门下施行。甲子，中宗即位，

尊天后为皇太后，政事咸取决焉。太后以泽州刺

史韩王元嘉等，地尊望重，恐其为变，并加三公

等官以慰其心。

(武后光宅元年)中宗欲以韦玄贞为侍中，

又欲授乳母之子五品官，裴炎固争，中宗怒曰：

『我以天下与韦玄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炎

惧，白太后，密谋废立。二月，戊午，太后集百官于乾元殿，裴炎与中书侍郎刘祎之、羽林将军^①程务挺、张虔勖勒兵入宫，宣太后令，废中宗为庐陵王，扶下殿。中宗曰：『我何罪？』太后曰：『汝欲以天下与韦玄贞，何得无罪！』乃幽于别所。

己未，立雍州牧豫王旦为皇帝。政事决于太后，居睿宗于别殿，不得有所预。立豫王妃刘氏为皇后。

注释①羽林将军：武将官职。

译文唐高宗上元二年（公元六七五年），唐高宗受风眩病困扰，商议让武则天代理政事。中书侍郎、同三品郝处俊说：『皇帝治理外朝，皇后治理后宫，是天经地义的。以前魏文帝曹丕就曾经过下过法令，太后一律不准临朝，以防外戚之祸。陛下为何不将高祖、太宗的天下传给子孙，而托付给天后呢！』中书侍郎昌乐人李义琰说：『郝处俊的话是最忠诚的，陛下应当听取！』唐高宗便放弃这个打算。

太子李弘性格温和待人谦逊，高宗很喜欢

他。他对朝中大臣以礼相待，得到了朝内外的一致认可。天后武则天正要施展个人抱负，太子李弘奏事多次违反她的旨意，因此武则天不喜欢他。义阳、宣城二位公主，是萧淑妃的女儿，因受母亲牵连而获罪，被囚禁在后官中，年过三十不能结婚。太子李弘一看这情况，又吃惊又同情，马上上奏让她们嫁出去，高宗就批准了。武则天很恼火，当天便把她们分别嫁给正在值班的翊卫权毅、王遂古。己亥（二十五日），太子李弘死在了合璧宫，据说就是被武则天毒死的。

唐高宗弘道元年（公元六八三年）十二月，丁巳（初四），唐朝更改年号，大赦天下。这天夜里，高宗死在了贞观殿。他的遗诏里命令太子在他灵柩前即位，国家大事决断不来就问天后。庚申（初七），裴炎上奏说太子尚未即位，不宜由他直接发布诏令，有急需处理的重要事情，希望发布天后的命令由中书省、门下省施行。甲子（十一日），唐中宗即皇帝位，尊天后武则天为皇太后，政事全取决于她。太后因泽州刺史韩王李元嘉等地位崇高，怕他们有朝一日叛乱，所

以就给他们加官封爵用来安稳情绪。

则天后光宅元年（公元六八四年），中宗打算让韦玄贞来做侍中，又想给乳母的儿子五品官，可裴炎不同意，中宗生气地说：『我把天下交给韦玄贞怎么了？难道我还舍不得一个侍中的职位？』裴炎畏惧，报告太后，并密谋废立皇帝的事。二月，戊午（初六），太后召集百官于乾元殿，裴炎与中书侍郎刘之、羽林将军程务挺、张虔勖领兵入宫，宣布太后命令，废中宗为庐陵王，扶他下殿。中宗说：『我犯了什么罪？』太后说：『你想把天下交给韦玄贞，这还没罪吗？』于是就把他软禁到别的地方去了。

己未（初七），立雍州牧豫王李旦为帝。政事取决于太后，让皇帝睿宗居于别殿，对政事不得有所干预。把豫王妃刘氏立为皇后。

（武后垂拱四年）太后潜谋革命，稍除宗室。絳州刺史韩王元嘉，青州刺史霍王元轨，邢州刺史鲁王灵夔，豫州^①刺史越王贞及元嘉子通州刺史黄公撰、元轨子金州刺史江都王绪、虢王凤

子申州刺史东莞公融、灵夔子范阳王藹、贞子博州刺史琅邪王冲，在宗室中皆以才行有美名，太后尤忌之。元嘉等内不自安，密有匡复之志。

撰谬为书与贞云：『内人病浸重，当速疗之，若至今冬，恐成痼疾。』及太后召宗室朝明堂，诸王因递相惊曰：『神皇欲于大飧之际，使人告密，尽收宗室，诛之无遗。』撰作为皇帝玺书与冲云：『朕遭幽繫，诸王宜各发兵救我。』冲又作为皇帝玺书云：『神皇欲移李氏社稷以授武氏。』八月，壬寅，冲召长史萧德琮等令募兵，分告韩、霍、鲁、越及贝州刺史纪王慎，令各起兵共趣神都。太后闻之，以左金吾将军丘神勳为清平道行军大总管以讨之。

初，范阳王藹遣使语贞及冲曰：『若四方诸王一时并起，事无不济。』诸王往来相约结，未定而冲先发，唯贞狼狽应之，诸王皆不敢发，故败。及贞败，太后欲悉诛韩、鲁等诸王，命监察御史蓝田苏珣按其密状。珣讯问，皆无明验，或告珣与韩、鲁通谋，太后召珣诘之，珣抗论不回。太后曰：『卿大雅之士，朕当别有任使，此狱不必